

目 录

领导题词.....	黄秉耀 梁桂泽
序.....	陈方畴 刘远廷 (1)

学术论坛

关于张九龄籍贯问题的讨论意见.....	陈绍棠 (4)
张九龄籍贯考.....	陈爱庭 李子衡 (14)
张九龄籍贯小考.....	龚国宾 (18)
试论张九龄的用人之道.....	李连位 (21)
试论张九龄开凿大庾岭驿道的意义.....	李玉宏 (30)
浅谈张九龄对发展农业的历史贡献.....	黄得楠 (37)
张发奎是张九龄卅八代孙小考.....	谢彦枚 (43)
试论张九龄咏怀诗的思想意义.....	邹捷中 (45)
浅谈张九龄的诗.....	李子衡 (54)
张九龄在始兴的诗作简介.....	李玉宏 (60)
秋桂高洁——张九龄节操所在.....	李连位 (65)

古文今译

唐·徐浩《张文献公神道碑》.....	李子衡译 (69)
《旧唐书·张九龄传》.....	陈爱庭译 (75)
《始兴县志·张九龄传》.....	华雪南译 (82)

生平事迹

- 张九龄年谱 李世亮 (87)
 张九龄生平 陈爱庭 (124)
 张九龄开凿大庾岭新路 李玉宏 (134)
 张九龄反对穷兵黩武 李玉宏 (136)

九龄诗文选注

- 张九龄诗文选注 李世亮 (138)
 《千秋金鉴录》校点 李子衡 谢彦枚 (153)

故乡古迹

- 照片、图片 江军 段吉榜 王树清 (插页)
 张九龄故乡行 李世亮 (173)
 律水旗岗 九龄故里 陈爱庭 (177)
 张九龄故宅 陈爱庭 (183)
 七星墩山场 陈爱庭 (184)
 张文献公书堂 陈爱庭 (185)
 张文献公祠 陈爱庭 (188)
 始兴风度楼 陈爱庭 (193)
 梅岭张九龄祠 庄礼味 (195)
 韶关风度楼 古 衡 (200)
 张九龄与开发西江墨江航道 王树清 (203)

韶关风度路的来历	朱祖周 (205)
风度学校	王树清 (207)
霞江金鉴小学	谢彦枚 (209)
张九龄墓地瞻仰记	李世亮 (210)

故事传说

九龄得名的传说	张业团搜集 (213)
捉鼠解朝廷	李先甫、李胜华、刘忠搜集 (214)
土地神打更	赖海琼搜集 (215)
暗藏春色	张镜清搜集 (216)
改对联	刘荫本搜集 (217)
上马雨还是下马雨	李来仙 张镜清搜集 (217)
两丞相赛宝	王树清搜集 (219)
广东不解粮	张镜清搜集 (221)
天门阿公的传说	陈雪明搜集 (222)
唐王桥	曾宪雄搜集 (223)
南天第一人	张镜清搜集 (223)
敬上《千秋金鉴录》	朱祖周搜集 (224)
唐王与九龄	张全标 陈雪明搜集 (225)

诗文纪念

献始兴公	〔唐〕王维 (229)
寄荆州张丞相	〔唐〕王维 (229)
读张文献公金鉴录有感	〔宋〕苏试 (229)

谒张文献公祠得读金鉴录	〔明〕王僊 (230)
寄题张九龄祠堂四首	〔明〕丘濬 (230)
咏金鉴录	〔明〕江瓌 (231)
谒张文献公祠	〔清〕林明伦 (231)
三访张九龄故乡	李世亮 (231)
怀张文献公	陈葆干 (232)
怀念开元名相张九龄	李子德 (232)
访张九龄出生地	李子衡 (232)

资料摘录

族谱摘要	载《张氏族谱》 (233)
重刊明谱序	载《张氏族谱》 (234)
张氏三订族谱源流序	载《张氏族谱》 (236)
读张九龄传有感	〔清〕陆世楷 (238)
张九龄传	载《始兴县乡土志》 (240)

专 页

李大光先生关于张九龄籍贯问题的来信	(241)
附:	
活动简讯 (五则)	(245)

序

陳云嘯 題

始学有人，风度宜师文献；

兴贤在我，公明合法昌黎。

今年，是唐代名相、诗人张九龄诞辰1310周年，中共韶关市委、市政府决定于1988年12月中旬召开“纪念张九龄诞辰1310周年学术研讨会”。应我县各界人士的要求，我们特编辑出版这册专辑，以资纪念。同时，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借鉴历史促进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并为学术研讨和历史教学提供一些资料。

张九龄是韶关市始兴籍人，为唐朝开元年间的名相、著名诗人，是历史上第一个担任宰相的江南人。他七岁能文，十三岁就敢上书广州刺史王方庆，从二十九岁进京赴考得进士第二等，留任秘书省校书郎起，就在朝廷和地方担任官职，逐步升迁。开元二十二年（734）

五月任中书令（即宰相），并曾封为“始兴县开国子”、“始兴县开国伯”，开元二十五年（737），遭小人谗毁坐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他天资聪敏又刻苦奋发，才华横溢而受朝廷器重。为官后，秉公尽职，耿直忠诚，为政清廉，刚正不阿，敢于犯颜直谏，竭力匡扶社稷。他不但是有远见有作为的政治家，为开元盛世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绩。而且是具有高度爱国思想的诗人，善以诗抒发感情，讽喻政弊，表现了忠心耿耿的爱国情怀。

今天，我们纪念这位历史伟人，研究他的政治思想、文学成就、个人品德修养和他为“开元之治”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市委市政府召开“纪念张九龄诞辰1310周年学术研讨会”，是顺应历史潮流，借鉴历史经验，推动历史发展的英明之举，必将促进我市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

千百年来，在张九龄故乡——始兴，人们以各种方式传颂着这位伟人。至今，有关他的事迹和故事还广为流传。他的后裔，除一部分留居始兴外，还广布于翁源、南雄、曲江、东莞、广西、湖南、江西等地。他们虽居异乡，

但都以传统方式，追本溯源于律水旗岗，虔诚地崇敬自己的祖先九龄公。充分说明九龄风度流芳百世，值得后人景仰纪念。

关于张九龄的籍贯，自宋以来，即有争议，至今不休，不少史学家亦各执一词。但根据史料，张九龄应是始兴县人。同时，我们表示，愿意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继续探讨。希望彼此为弄清这一历史问题共同作出贡献。

专辑的编辑出版，得到党政各方面的重视和各界人士的热情关心和大力支持。县委县政府拨出专款，县委书记罗继胜批示要把专辑编好，县长黄秉耀、县政协主席梁桂泽为专辑题词。韶关市政协，南雄政协、南雄澜河镇和翁源、曲江等县政协给予指导和支持。县志办、隘子、顿岗、司前、河口林场等各有关方面，为征集资料亦予多方支持和帮助。值此专辑出版之际，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征集稿件不多，加上水平有限，缺乏经验，本书缺点错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五日

关于张九龄籍贯 问题的讨论意见

陈 绍 棠

路阳、苟宿写的《张九龄籍贯之我见》（下称《我见》）早在1987年第2期《韶关史志》刊登过。今年八、九月间又在《韶关日报》再次连载。我反复看了这篇文章后，也想说点不成熟的意见，供作研究参考：一是与路阳、苟宿同志商讨一些问题；二是对张九龄籍贯问题讨论的一点看法；三是对引起张九龄籍贯争论的一种推断。下面分别说说我的这些意见。

一、与路阳、苟宿商讨一些问题

我认为写文章引述史料，目的是为了便读者了解历史的真实，从而请读者辨别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而不是单纯为使读者赞同自己的观点。因此，对史料的摘引，必须力求符合史料原意，引得完全而准确。不然，读者就难于判断了，甚至会有误会。同时，在断句和解释史料方面也要顾及关键字句。否则，也会产生对原意的曲解。

关于对《旧唐书·张九龄传》的摘引，《我见》引的是：“曾祖君政，韶州别驾，因家于始兴。今为曲江人。”我认为是否应全引如下一段为好：“张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曾祖君政，韶州别驾。因家于始兴，今为曲江人。父宏愈，以九龄贵，赠广州刺史。”把这一段译成现代白话文是：“张九龄字叫子寿，另一名叫博物。张九龄的曾祖父叫君政，任韶州别驾。张九龄的家原在始兴县，现在就算是曲江人。张九龄的父亲叫宏愈，因为张九龄官居高贵，赠为广州刺史，”我认为只要全引上述一段文字，实际上不用译成现代白话，稍有古文阅读能力的读者都会理解“因家于始兴，今为曲江人。”的原意是讲张九龄的家原在始兴县，现在就是曲江人的意思。《我见》这样摘引这段文字，可能受中华书局《旧唐书》标点本的标点影响。但《我见》对这段文字的标点又与中华书局《旧唐书》的标点有点不同。中华书局《旧唐书》标点本的标点“因家于始兴”的“兴”字后面是逗号，《我见》的是句号。我认为两者都是否属误。按我对这段文字的理解应是四层意思，四句话：一讲张九龄的其他用名；二讲张九龄的世家；三讲张九龄的籍贯。四讲九龄父亲宏愈的官职。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这四层意思就应是四句话。这样第二句话就应该在“韶州别驾”的“驾”字后面断句，逗号应改为句号。我这样断句，也许有人会说，这套《旧唐书》是专家们校点的，怎能有错。其实不然，校点这么庞杂的二十四史，错是难免的。不要说这么一个标点，就连张仲方到底是张九皋的孙还是曾孙，《旧唐书》、《新唐书》都有错。《旧唐书》列传第四十九说“九皋曾孙张仲方”，而在列传第一百二十又说，“张仲方，韶州始兴人。祖九皋”，可见有点错是不奇怪的。但标点错

了，对原文的理解也就必然走样。《我见》把“因家于始兴，今为曲江人。”理解为君政“因家于始兴，今为曲江人。”用君政居于始兴无史料记载为推理，进而否定张九龄没有过始兴的家，张九龄不是始兴人。按《我见》这样理解文言句式，下一句“父宏愈”就会理解为“君政的父亲宏愈，”可是这样解释，孙子宏愈却成了祖父君政的父亲了，这岂不是笑话吗？可见，没有真正按原文的意思去理解，也就无法解通原文。这样就必然使《我见》感到原文不好理解，甚至认为原文有点“自相矛盾”，但又不好说原文“自相矛盾”，就只好曲解原意，以所谓“郡望”把“因家于始兴，今为曲江人”解释为“因家于始兴郡，今为曲江人”，以为这样解释就可“文通意达了”。其实这一解释还是不通。假设“因家于始兴郡”的说法是正确的话，要使这句话真正是“文通意达”，还得把“今为曲江人”作一些改动。或把“今”字改为“亦”字，或把“曲江”改为“韶州”。为什么？因为“今”是对“昔”而言，如果“曲江”不改为“韶州”的话，“因家于始兴郡”下面就应为“亦为曲江人”。“亦”字是表示重复或强调的意思。既然说始兴郡包括了曲江县，“今为曲江人”一句就有重复强调大区域范围中的小区域之意。因此，“今”就应改为“亦”。如果“今”字不变，“今为曲江人”一句就有行政区划前后变更之意。

“曲江”既不是郡，又不是州，只有做过东衡州、韶州，始兴郡的州治或郡治，所以，“曲江”就应改为“韶州”。这样，按《我见》把“始兴”理解为“始兴郡”的说法，“因家于始兴，今为曲江人”只有改作“因家于始兴郡，亦为曲江人”或改为“因家于始兴郡，今为韶州人”，才能算是“文通意达”。可是，我们那有改动刘昫《旧唐书·张九龄

传》原文的权利呢？实际上，刘昫《旧唐书·张九龄传》没有错，而且是如实地客观地记述了张九龄两地有家的实况，其他一些史料说张九龄是始兴人，又说是曲江人，也不是什么自相矛盾，也是他家居两地的如实反映，我们怎能认定张九龄只有曲江这个家，而否定始兴也有他的家呢？

二、对张九龄籍贯问题讨论的一点看法

关于张九龄籍贯问题的讨论，我认为必须抱着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的精神，如实地客观地分析史料，客观地全面的看问题，才有可能把历史的悬案越争越清楚，起码不至越争搞得越乱，使后人弄得更糊涂。反之，只会越争越乱，于问题的争论有害而无益。

从客观地看问题来说，我认为无须纠缠在籍贯问题上，硬要下一个什么结论，说他是始兴人，而否定他是曲江人，或肯定他是曲江人，而否定他是始兴人。重要的是要弄清楚张九龄家居两地的特殊情况，搞清楚于张九龄思想形成有影响的生活环境。我认为应该承认张九龄有过地处两地的家，甚至还可以说有过地处三地的家。按《始兴县志》乾隆本记曰：“张九龄字子寿，始兴清化乡人也。别驾君政，生刘令君子胄，子胄生索卢丞宏愈，尝侨南海生九龄。”旧唐书也有宏愈尝侨南海，生九龄的记载，可见九龄有过始兴的家，也有过曲江的家，甚至说有过南海的家。这样一种特殊情况，他的籍贯该如何算就有不少问题，而且就“籍贯”这一概念本身又没有一个确定的内涵。按旧《辞海》解释：籍贯为“所居地之名”。新《辞海》解释：籍贯为“一个人的祖居或出生的地方。”《新华字典》解释：籍贯为“个人出生或家庭久居的地方。”1986年5月2日《广东农民报》

转载《南充日报》关于籍贯的解释：“所谓‘籍贯’，从字面上讲，籍，即户籍、户口本；贯，即乡贯，居住地，而‘籍’和‘贯’连起来就是指老家居住在哪里的意思。”并强调“必须按照父亲的原籍填写。”上述四种解释尽管大意相同，究其确切的含义就不尽相同了。“籍贯”这一概念的内涵都无一个统一的内容，加上张九龄家居多处的特殊情况，这就构成了他籍贯的特殊性。因此，我认为无须单纯地争论籍贯问题。如果硬要说张九龄的籍贯是什么地方人的话，我认为可以说张九龄是始兴人，也可以说他是曲江人，甚至还可以说他是南海人。也许有人认为，我这一说法有点标新立异，其实不然。我主要是想说明张九龄家居多地的复杂情况。因为家的住地，是一个人的生活的环境，它对一个人的思想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因此，弄清张九龄家居多地的情况，不仅有助于我们如何认识张九龄的籍贯问题，而且有利于我们研究这么一个历史伟人所处的生活环境对其思想形成所起的影响作用。

从《旧唐书》、《新唐书》的记载来看，已经如实地、客观地记载了张九龄家居始兴、曲江两地的情况。刘昫《旧唐书·张九龄传》就是典型的例证。上面已引述过，这里就不再重引了。张九龄有过曲江的家，《我见》已作了很多论证，自然这里也不必多说了。但《我见》却不承认张九龄有过始兴的家，因此，下面就着重张九龄的家曾居于始兴方面，摘引有关史料：

《方輿胜览》：

“张九龄故宅在始兴县南，山幽水秀、花木常春、几案户庭、皆石琢就。”

《始兴县志》从明朝嘉靖丁酉本（1537）起，已经十修，一向是这样记载的：

“张九龄字子寿，始兴清化乡人也。”

《张氏族谱·康熙46年初修原记》也记载：

“始祖至三世祖宏愈来居始兴清化，置立田产，其及子孙分居衍派有自来矣。”

上述历史资料确凿无误地直述了张九龄有过始兴这个家。

从旁证资料看，也可推断张九龄有过始兴这个家。

刘昫《旧唐书·张仲方传》：

“张仲方，韶州始兴人。祖九皋，广州刺史、殿中监、岭南节度使。父抗，赠右仆射。仲方伯祖始兴文献公九龄，开元朝名相。”

《韶州府志》：

“全唐文有张琛文一篇，注：琛始兴人，徙居韶州曲江。”

张随赋九篇，注：随始兴人，徙居韶州曲江

张恕请放还伪廷贬降奏一篇，注：恕韶州始兴人，官刑部郎中。”

张仲方是张九龄的侄孙；张琛是张九龄大伯之孙；张恕是张九龄二伯之孙；张随是张九龄的堂侄。可见张九龄的父辈们都曾家居始兴。

《我见》说“张琛诸人为始兴人的问题不能直接说明张九龄的籍贯问题，可置而不论。”我主张不纠缠于九龄的籍贯。我主要是探讨他家曾居于始兴的情况，恐怕就不可置而不论了。第一，有关张琛诸人为始兴人的史料，不是孤独的史料，而是有直接记述张九龄父亲宏愈曾迁居始兴清化，置

立田产和“张九龄故宅在始兴县南”等史料，所引旁证史料不但不能说可“置而不论”，而且应该认为是有力的宝贵的旁证史料。第二，从记述张仲方的史料来看，韶州始兴人的“始兴”明显是指“始兴县”。接着说仲方伯祖“始兴文献公九龄”的“始兴”怎么就不可以确认是指“始兴县”呢？第三，张九龄生于公元675年，死于740年。从开皇九年（即公元589年）至天宝元年（即公元742年），始兴郡已改为韶州，始兴郡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太平寰宇记》记载：“吴置始兴县，梁于此置安远郡，隋平陈废郡，县仍属韶州。”《旧唐书·张九龄传》也明明写张九龄“曾祖君政，韶州别驾”，而不是任“始兴郡长史”或“太守”。可见，张九龄有过在始兴县的这个家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了。第四，按《我见》“后人居于某地并不能确证其先人必居于此”的观点，我也可推论出“先人居于某地也并不能确证其后人必居于此。”观点也是对的。《我见》未找到宏愈定居曲江的史料，有的仅仅是君政韶州别驾和张九龄“薨于韶州曲江私第”的记载。这只能说明张九龄晚年是在曲江这个家渡过的。并不能说明九龄的童年时代也在曲江，也不能以这一点否定九龄没有过在始兴县的这个家，就好象国民党名将张发奎将军，他晚年在香港居住，并于香港逝世，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他是始兴人一样。更不能以“君政，韶州别驾”说宏愈也一定家居曲江。而九龄的父亲宏愈却有史料记述他曾迁居始兴，置立田产，繁衍子孙，加上始兴有不少关于张九龄童年生活的传说，不但说明张九龄有过在始兴的这个家，而且他的童年生活也曾在始兴渡过。不正视历史事实，不承认张九龄有过在始兴的这个家，我认为不仅是一个籍贯考的

讨论问题，而且是有碍于对张九龄的思想研究。张九龄出身官宦之家，又长于农村。他有曲江的家，也有始兴的家。童年时代往来于始兴、曲江。这样一种生活环境，对童年时代的张九龄影响很深。因此，张九龄童年时代的思想行为既有官宦子弟的思想特征，又有浓郁的农村小孩那种天真纯朴的思想气息。有关张九龄“捉鼠解朝廷”的传说，正是这样一种思想行为特征的具体反映。十三岁的张九龄就敢于向广州刺史王方庆上书，提出兴利除弊的政见，我认为不正是《捉鼠解朝廷》这样一种思想行为的升华吗。张九龄《捉鼠解朝廷》的传说，在始兴是妇孺皆知的事。此外，还有不少传说，对研究张九龄童年时代的思想行为都很有帮助。

三、对引起张九龄籍贯争论的一种推断

关于张九龄的籍贯问题，史学家争论了几百年。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中必有其特殊的原因。据我冒昧的推断，特殊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张九龄有家居两地的特殊情况；二是对“籍贯”这一概念的认识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内涵。因此，关于张九龄籍贯问题，有的史书说九龄是曲江人，有的说是始兴人，有的两种情况都说，有的干脆避而不谈。这样一来，硬要去考证籍贯的人，就凭自己的观点，选取其中一说，久而久之，众说纷云，这就必然出现争论不休的情况。我从刘昫《旧唐书·张仲方传》中，从《广东通志》有关张九龄、九龄之子张拯、张九皋、张九章、张仲方等人的传略中，可以看到这种推断的一点依据。

从刘昫《旧唐书·张仲方传》的两段记载来看，一个人有家居两地的情况，可以有两种籍贯的说法：

刘昫《旧唐书·张仲方传》记载：

张仲方，韶州始兴人。祖九皋，广州刺史，殿中监、岭南节度使。……开成元年五月，入为秘书监。外议以郑覃党、李德裕排摈仲方，覃恐涉朋党，因紫宸奏事，覃启曰：“丞郎阙人，臣欲用张仲方。”文宗曰：“中台侍郎，朝廷华选。仲方作牧守无政，安可以丞郎处之？”累加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曲江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

张仲方与曲江并无什么外家关系，有的是“内家”关系，两地有家。文宗封仲方为曲江县开国伯非此因素，就不好理解了。我认为张仲方与张九龄的情况一样，既可说是始兴人，也可说是曲江人，封号也一样。所以，九龄既封曲江公，也封始兴伯。

从《广东通志》写张氏家族人物传略无籍贯这一内容来看，说明编者已意识到张九龄、张仲方等人因有家居两地的情况，不好硬下一个什么地方人的籍贯。因此，采取了回避籍贯的写法。《广东通志》记载：

张九龄字子寿，弘雅从子，别驾君政生剡令子胄，子胄生索卢丞弘愈，尝侨南海，生九龄。……

张九皋弱冠举孝廉，历官王府按察使……

张九章天性孝友，尝泛海兄弟异舟，风涛大作，中夜漂泊……

张拯以父九龄荫，为伊阙令，有行节。安禄山陷京师，遣人至伊阙，授以伪官，拯拒使者曰：文献后安肯受此……

张仲方字靖之，九皋孙，幼朗秀，父友高郢奇之曰：此子终为国器，贞元中，仲方成进士……

这样一种不叙籍贯的写法，是不是回避写籍贯呢？还是

疏忽呢？还是因交代了宏雅、君政的籍贯，可以他俩的籍贯代替呢？我作了这样的分析。查《广东通志》人物志的其中一卷，记载了二百一十一个人物，除十一人因另有其父亲或伯父传略中已有记述籍贯，无须重复记述他们的籍贯外，其余二百个人物传略均有籍贯记述。这说明不是编者疏忽了记述张九龄、张仲方等人的籍贯。从张仲方的情况来看，刘昫《旧唐书·张仲方传》明明说他是韶州始兴人，编者的用意显然不会以弘雅、君政的籍贯完全可以代替他们的籍贯而省写。综合分析，编者省写张九龄、张仲方等人的籍贯，就是因为意识到了他们籍贯问题的复杂性，他们既可说是始兴人，也可以说是曲江人。为了避免似乎是有点自相矛盾的说法，采取了回避籍贯的写法。可见，张九龄籍贯之争，与其家居多地有关。

（作者单位：始兴县志办）